

金手指

〔英〕伊恩·弗莱明——著

尹言信 王珊——译



GOLDFINGER

小说系列

007

人民文学出版社



007
小说系列

吴建国 主编

金手指

[英] 伊恩·弗莱明 著

尹言信 王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an Fleming
GOLDFING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手指/(英)伊恩·弗莱明著;尹言信,王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007 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13125-9

I. ①金… II. ①伊… ②尹… ③王…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4281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邱小群 骆玉龙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25-9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双份波旁酒中的倒影

1 章一十第

第二章

丰盛的晚餐

9 章二十第

第三章

患有旷野恐惧症的男人

22 章三十第

第四章

赌局揭秘

34 章四十第

第五章

夜间值班

44 章五十第

第六章

黄金谈话

55 章六十第

第七章

车中思考

67 章七十第

第八章	
高价赌注	80
第九章	
球场较量	90
第十章	
格兰奇的晚餐	109
第十一章	
助手得力	121
第十二章	
“银魅”车队	134
第十三章	
一位不速之客	145
第十四章	
深夜惊魂	159
第十五章	
压力室	172
第十六章	
最后和最沉重的一击	180
第十七章	
犯罪头目大聚首	194

第十八章
罪中罪 209

第十九章
神秘的附录 224

第二十章
毁灭之旅 237

第二十一章
世上最富有之人 246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诡计 258

第二十三章
TLC 疗法 272

第一章 双份波旁酒中的倒影

两杯双份波旁酒^①下肚之后，邦德坐在迈阿密机场的出发层，思考着生与死的问题。

杀人是他的专长之一，尽管他从来不喜欢这么做。但是他不得不杀人时，他知道如何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抛在脑后。邦德是一个具有双0头衔的间谍，双0头衔在间谍中就相当于杀人执照。面对死亡，他们必须像外科医生一样冷静。事情一旦发生了，就发生了。后悔是不专业的，甚至是危害灵魂的。

而这个墨西哥人的死亡却有些令人难忘的地方，并不是说他死得冤枉，他的确是个邪恶的人，在墨西哥被称为“卡彭高”，这些人为区区四十比索就能杀人，四十比索大概只相当于二十五先令——尽管杀邦德这个活可能给了他更多酬金。从他的脸上看去，他这一生可能都充满痛苦。是的，他的确是该死，但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前，在邦德动手的时候，生命从躯体里消失得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唐突，邦德几乎看见了生命从他

^① 波旁酒：威士忌酒的一种，用玉米酿成，产于美国肯塔基州的波旁。

的口中飞出，形状好似海地当地的一种海鸟。

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活人和一具死尸是那么截然不同。本来一个活人站在那里，突然间就消失了。这个墨西哥人有名字有住址，有一张工作卡，说不定还有驾照。而那一瞬间，什么东西从他的身体中飞出来了，从那个肉体 and 廉价衣服做成的信封中飞出来了，留下一个废纸空壳，等着被清理掉。而生命，这个从这具臭烘烘的墨西哥强盗身体里飞出的东西，却比整个墨西哥都伟大。

邦德低头看了看他的杀人武器，他的右手。那只手的侧边还红肿着，很快就会发青。邦德活动了一下手指，用左手按捏着。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他就时不时地捏一捏，虽然过程很痛苦，但是这样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让伤口恢复得更迅速。谁也不准什么时候这个武器又会派上用场。邦德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国家航空公司星星航空，飞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NA106航班就要起飞了，请乘客们从七号登机口登机。”

广播咣啷一声关闭，邦德看了一眼手表。至少再过十分钟泛美才会播报。他示意服务员再来一份加了冰块的双份波旁酒。当宽大粗短的杯子端上来时，他搅和了一会儿，待冰块溶解少许，然后一口吞下半杯。之后他掐灭了烟头，左手支着下巴，漫不经心地瞄着闪光的柏油路面，落日正慢慢滑下海湾，散发出金色的光辉。

墨西哥人的死亡给这次不愉快的任务画上了句号，这次所涉及的事情卑劣而又危险，除了能让他远离总部以外一无

是处。

墨西哥有个大佬种了些罂粟，不过不是用来装饰，而是用来制造鸦片的。制成之后在墨西哥城一个叫作“可可妈妈”的小咖啡馆里出售，价格便宜，卖得很快。“可可妈妈”这个小咖啡馆受到了多重保护，如果你想买鸦片，就进去和喝的一起点，然后去收银台付钱，收银台的人会告诉你再加多少钱。鸦片交易井然有序，和海外没有任何瓜葛。然而，英国政府受到联合国的敦促，要抵制毒品走私，于是颁布了全英国禁止使用海洛因的条令。这不仅给安全及职业保健署敲了个警钟，还困扰了很多想要给病人减轻痛苦的名医。禁令诱发了犯罪。很快，成堆的海洛因从土耳其、意大利的走私线路流入英格兰。墨西哥有个好说话的进出口商叫布莱克威尔，他有个妹妹住在英格兰，吸食海洛因成瘾。她给哥哥写信说到她的痛苦，说如果没有海洛因她就会死去。布莱克威尔很爱自己的妹妹，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于是着手准备往英国走私毒品。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人际关系，他认识了“可可妈妈”的这位墨西哥大佬，得知可以从中获利之后便想要与后者合作，觉得既能赚钱又能缓解妹妹的痛苦。布莱克威尔主要做肥料的进出口生意。他有一个仓库，一个种植园，还有一个三人的小组，负责土壤测试和种植研究。有这样专业的背景，布莱克威尔很容易就说服了墨西哥大佬。他们从鸦片中提取海洛因，而运输到英格兰的事情则交由墨西哥大佬处理。大佬找到一位外交部的外交信使，让此人每月额外带一只手提箱去伦敦，每次付后者一千英镑作为报酬。这个报酬很合理。信使把这个价值两万英镑的箱

子寄存在维多利亚车站的行李寄存处，然后给一个叫作施瓦布的人邮寄一张车票让他过来取。

不巧的是这个施瓦布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没有一点良心。他心想如果美国的青少年犯每年能消耗一百万美元的海洛因，他们国家的弟弟妹妹们也可以，于是他在皮姆利科^①弄了两间房子，让员工们往海洛因里掺和胃药粉，然后送到舞厅和其他娱乐场所兜售。

英国调查局的魔鬼小分队随后顺藤摸瓜发现了施瓦布，那个时候他已经捞到一笔了。为了调查毒品来源，伦敦警察厅决定放手再让他干一阵子。他们紧密追踪着施瓦布，并跟随其到达了维多利亚车站，从那里发现了这个墨西哥信使。此时案件已经涉及其他国家，情报局于是派出了邦德来调查毒品来源渠道，并捣毁其源头。

邦德奉命行事。他抵达墨西哥城后便迅速调查到“可可妈妈”。他自称是伦敦那边的买家，墨西哥人客气地接待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布莱克威尔。邦德并不讨厌布莱克威尔这个人，他虽然不了解此人的妹妹，但布莱克威尔本人显然是个业余的，而且邦德能从他身上看到他对英国禁止海洛因的痛恨。一天晚上他潜入布莱克威尔的仓库并投放了一枚铝燃烧弹，接着他走到一英里外的咖啡馆，看着火光从屋顶爆到高空，听着消防警报瀑布般的铃声。

第二天早上他把一条手帕蒙在送话筒上给布莱克威尔打了

^① 皮姆利科 (Pimlico)，位于英国伦敦中心区。

电话：“对于昨晚的事情我表示很遗憾，恐怕你的保险不能涵盖你研究的那些肥料的损失。”

“你是谁，谁在说话？”

“我是从英格兰来的，你手下那些人祸害了不少我们那里的年轻人。桑托斯不会再带着手提箱去英格兰了，施瓦布今晚就会进监狱。你们最近见到的那个邦德也逃不掉了，警察现在正在追捕他。”

电话那边传来惊恐的声音。

“好了，不要再继续了。好好做肥料生意。”

邦德挂掉了电话。

布莱克威尔看不出这件事情的端倪，但是墨西哥大佬早就熟知了这种陷阱，邦德也出于防备提前搬到了其他旅馆。那天晚上，他在卡帕卡纳巴酒店喝完最后一杯酒，正往回走着，一个男人突然间出现拦住了他的去路。这个男人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白色亚麻西装，戴着一顶特别大的白色司机帽，突出的颧骨下面有着深蓝色的阴影。他的嘴唇很薄，一个嘴角叼着牙签，另一个嘴角含着香烟。他的眼睛由于吸食了大麻而闪着光。

“你喜欢女人吗？想跳舞吗？”

“不想。”

“棕色皮肤的呢？丛林女郎？”

“不要。”

“要看看照片吗？”

那个男人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这是老套而又危险的动作，邦德再熟悉不过了。所以当他掏出匕首对着邦德的喉咙

时，邦德稳如泰山，早有准备。

几乎是下意识地，邦德用了书上的“帕里式防身术”：他的右臂抬起，身体旋转，两人的胳膊在空中相会，墨西哥人的匕首落了空。于是墨西哥人推着邦德的左臂，向邦德下巴戳去。邦德防守得很死，紧锁的手腕并没有移动太多，而他坚硬的手掌边缘却重击了对方下巴，力量巨大，几乎使那个男人飞出人行道。也许就是这一下杀死了墨西哥人，折断了他的脖子。当他摇摇晃晃地往后退去时，邦德抽回右手，收紧力量，对着他的喉咙给出了致命一击。如果他之前还有一口气，现在也一定死了。邦德站在一边喘息着，看着这堆廉价布料包裹的身体跌落在路边。他前后看了看，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偶尔过去几辆车。也许打架的时候有人路过，但晚上根本看不清楚。邦德单膝跪在尸体旁边摸他的手腕，已经没有了脉搏。刚才那因吸食大麻而发光的瞳孔已经空洞了，躯壳内的灵魂已经离开。

邦德把尸体拖到墙边，掸了掸自己的衣服，整理了一下领带，然后继续向酒店走去。

黎明时分邦德就起床刮了胡子向机场驶去，乘坐第一班飞机离开了墨西哥。这班飞机是开往加拉加斯的，邦德在加拉加斯的转机候机室里等候，直到出现一班去往迈阿密的飞机，当天晚上他就可以从迈阿密前往纽约。

这时广播吱吱啦啦地响起来：“泛美航空很遗憾地通知您。开往纽约的 TR618 航班因技术原因导致延误，出发时间改为明早八点，请乘客们到泛美售票台处登记，安排住宿，谢谢。”

又发生这种倒霉事情！是转机还是在迈阿密待一个晚上呢？邦德端起剩下的酒，昂头喝得精光。冰块碰到他的牙齿发出清亮的声音。就这样吧，就在迈阿密待一个晚上，喝个大醉再找个妞把他抬回宾馆。他已经好几年没喝醉了。现在正是时候，这是个清闲的夜晚，多余的夜晚，难得的夜晚，他得好好利用。是时候好好放松一下了，他之前一直太过于紧张，想的事情太多了。他到底在干什么，何必因为这个墨西哥人忧郁，这个被送来杀他的“卡彭高”早晚会死于非命。全世界每时每刻都有杀戮发生，有人骑着摩托车撞了人，有人感染了病毒还朝着其他人脸上打喷嚏，有人出门忘了关厨房的煤气，有人在封闭的车库一氧化碳中毒。这个世界上多少人能和氢弹制造扯上关系，从负责采铀矿的矿工到矿场的股东谁没有参与过？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完全和杀戮撇开关系？

最后一丝夕阳消失在夜幕中，宝蓝色的天空下是闪着绿色和黄色光点的柏油路面。一辆 DC7 飞机降落在主跑道上，发出震动的咆哮，候机室窗户的玻璃也随之颤动。人们纷纷站起来向外面看着，邦德观察着他们的表情。他们在心里会希望这架飞机坠毁吗？这样他们就有的看了，有的谈了，就不无聊了？或者希望这架飞机平安无事？他们心里有没有想过飞机上的六十名乘客？

够了，邦德对自己说，别胡思乱想了。这些病态的想法都是因为这该死的任务引起的，你太过陈腐了，一直都过于紧张，你看过太多死亡，你想要平淡一点的生活——轻松的，舒

适的。

邦德意识到有人朝他走过来了，脚步声停在他的身旁，他抬头看去。是一个穿着干净整齐、打扮阔气的中年男子，他的表情稍微有些尴尬：“不好意思，请问您是邦德先生……呃……詹姆斯·邦德？”

第二章 丰盛的晚餐

邦德不喜欢留真名。“对，是我。”他不情愿地说。

“这真是太巧了。”这个男人要和邦德握手，邦德缓慢地抬起胳膊，捏了这只手一下。这只手肥胖而绵软，像一个泥袋子，又像一个充气的橡胶手套。“我的名字是杜邦，尤尼乌斯·杜邦。我想你应该不记得我了，但是我们见过的，不介意我坐下来吧？”

邦德的确是记得这个名字和这张脸，但是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不是在美国。邦德一边观察着这个人一边回忆着，杜邦看起来大概五十岁，脸上泛着红光，胡子刮得很干净，身上的衣服是布鲁克斯兄弟的——美国富翁喜欢的低调品牌，外面是单排扣的深色夏季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色真丝低领衬衫。衣领卷边下别着一枚金色的别针，扎着红蓝相间的条纹领带。衬衫的袖口露出外套袖口半英寸，袖扣是水晶的鲑鱼。他穿着深灰色丝绸袜子，红褐色鞋子有点旧，但是擦得很亮，上面镶嵌着珍珠。他手里拿着一顶窄边的深色草编礼帽，上面扎着深紫色缎带。

杜邦先生坐在了邦德对面，掏出了雪茄和一个金色芝宝打火机。邦德注意到他有些出汗，觉得他本人应该和看起来一样，是一个很富有的美国人，稍稍有点尴尬。邦德记得以前见过他，但是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了。

“你抽烟吗？”

“谢谢。”邦德接过一支议会牌香烟。他假装没有看到对方递过来的火，他不喜欢别人帮他点烟，便掏出自己的点燃。

“皇家俱乐部，”杜邦先生急切地看着邦德，“那个赌场，那天晚上你在那里和一个法国人赌牌，我和我夫人埃塞尔坐在你的边上。”

邦德渐渐回忆了起来，是的没错，那天晚上杜邦夫妇坐在百家乐赌桌的四号和五号位置上，邦德坐在六号位置上。他们看起来不是什么坏人，那时他很开心自己左边坐着这两个坚实的屏障。在那个美妙的晚上他打赢了勒·奇弗里^①，邦德仿佛又看见了当时的场景——闪亮的灯光照在绿色绒布桌面上，桌子对面发红的手摆弄着牌。他叼着烟微笑着，汗却流个不停。的确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邦德看着对面的杜邦，微笑着说：“啊，我想起来了。抱歉刚才没反应过来。那天晚上的确很难忘，但我当时心里只想着我的牌。”

杜邦先生也龇牙开心地笑了起来，他松了一口气：“没事没事，邦德先生，我明白。不好意思我这样突然出现，你看……”他对服务员打了个响指，“我们重逢必须喝一杯庆祝

^① 见 007 系列第一部《皇家赌场》。

一下。你要喝点什么？”

“加冰波旁酒，谢谢。”

“再来一杯添宝威士忌和水。”

服务员走开了。杜邦表情愉快，他身体前倾，传来一阵香皂还是剃须水的味道，像是法国蓝瑟瑞克牌的。“我一看见你坐在那里就知道你是邦德，我对自己说，尤尼乌斯，你一般不会认错人，不如走过去确认一下。我一看到你的表情，请允许我直说，我一看到你的表情就知道你也是本来要乘坐泛美航空的飞机的，”他等着邦德点了头，又赶紧说道，“所以我就趴到售票台，让他们给我看乘客列表，果然，上面写着‘J. 邦德’。”

杜邦向后靠去，满意地笑着。酒上来了，他端起酒杯。

“你看起来状态不错。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邦德笑了笑，没有说话，开始喝酒。

杜邦又向前倾着，他往周围看了看，虽然没有人站在桌子附近，他还是小声说道：“你心里肯定想，又遇到尤尼乌斯·杜邦的确很开心，不过，他看到我为什么这么开心？”杜邦挤了挤眉毛假装自己是邦德正在思考。邦德礼貌性地摆出了疑问的表情，杜邦又向前倾着身体：“我希望你不要介意，邦德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打听别人秘密的人。但是皇家那天晚上之后，我听说你不但是一个大玩家，而且你是……呃……我该怎么说呢？你是那种……呃……调查员。你知道，就是那种做情报工作的。”说出这番轻率的言论，杜邦的脸非常红，他向后靠去，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前额，非常焦急地看着邦德。